

# 明代宫闱史

(民国)许啸天 著



# 第一回 碧水桃花魂销胜地 浓云腻雨梦入巫山

梨花无主草青青，金缕歌残黛翠凝。  
魂梦萧萧松柏路，岚光犹自照西陵。  
千章灌木绿荫凉，树下巍楼露粉墙。  
红紫芳菲依旧在，游人凭吊奠椒浆！

山嶂叠翠，溪水激湔，绿柳争妍，桃花吐艳。那个时候，正是春风袅袅，吹得百卉都盈盈欲笑。枝头的黄莺儿，也扑着双翅，婉转悠扬地歌唱起来。又有那穿花的粉蝶，迎风飞着，纷纷乱舞，好似天女在那里散花一般。独有衔泥的紫燕，却在树林里或是水面上，不住地掠来掠去，找寻着小的虫鱼，去哺那巢里的雏燕。晨曦渐渐地放开光华来，把草上鲜明可爱的露珠慢慢地收拾过了，便显出很娇嫩的一片绿茵来。

这时，只听得一片大广场里呜呜的角声鸣处，两扇大青旗忽地竖了起来。接着帐篷里一阵鼓声，便是几百个壮丁，一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雄赳赳，气昂昂，很整齐地列着队伍，分四面八方排立着。大众又呐喊一声，顿时金鼓齐鸣，几百个壮丁就按着部位排起阵来。但见旌旗招展，刀枪耀目，队伍错杂，人若鱼龙，极尽五花八门的能事，把光平似镜的绿茵，早已践踏得足迹缭乱，连那一朵朵的野花，也被摧落不少呢。

一班壮丁走着阵，变化万端。正在起劲的当儿，猛听得帐篷里面，轰然地一声信炮响，走出一个老头儿来。那老头儿头戴长缨的纬帽，身穿绣花开叉袍，外罩金狮短褂，腰系鸾带，一旁挂着荷囊和一根旱烟袋，右手高高地擎着一面杏黄的尖角旗。打量上去，那老儿约莫有八十来岁年纪。虽是须发如霜雪也似地白，却也是精神矍铄，大有老当益壮的气概。原来那蒙古的人民，没有什么城垣都邑，只拣那土壤肥美，水草茂盛的地方，就盖起帐篷来，聚族而居，算是村落了。

这个地方，叫做豁秃里，那老儿便是豁秃里的村长篾尔干。当下篾尔干将右手的杏黄旗轻轻一展，几百个壮丁，一阵纷纷滚滚，已整齐地归了队伍。草地上角也不鸣，金鼓不响，霎时静悄悄地鸦雀无声了。篾尔干向四周瞧了一遍，对大众奖励了几句，便传下令来，叫众壮丁较射。这令一出，便由一个小卒，去八十步外放了三个箭垛。诸事妥当，篾尔干喝声：“射箭！”几百个壮丁各挽强弓射去，金篾声连绵不绝，十矢中倒中了



九枝。蒙人本来专工郊猎，弓箭是他们唯一的绝技；七八岁的童子已是矢无虚发了，何况是征战的壮丁，自然要高人一等了。箴尔干看了不觉大喜，命取牛羊布帛，赏了一班壮丁，自己又取了一枝九节的熟铜鞭来，对众人说道：“俺这枝铜鞭，是幼年随金主完颜氏南征时所得。如今使得纯熟，五步之内打人百发百中。俺仗着他防身，寸步不离，足有六十多年了。现在年已衰老，要这利器也没甚用处，俺且把这鞭法传给你们吧。”箴尔干说着，将右手握住铜鞭，左右前后慢慢地舞了起来。他舞到得劲的时候，众人只觉得风声呼呼，铜鞭化作万道金光，和那阳光映成一片，箴尔干的人影子也瞧不见了，把几百个壮丁看得瞠目结舌，呆了过去。箴尔干舞了一会，才缓缓地停下来，收住了鞭，却面不改色，气不喘，兀是没事一样，众人便齐齐赞了一声。

箴尔干当然十分得意，一手捋着髭须，带笑说道：“鞭法既已演过，这鞭究竟传给谁，一时却委决不下，俺如今把这鞭去挂在百步外的竿儿上，谁能一箭射落铜鞭，这鞭就是他的。”箴尔干说毕，小卒们将铜鞭远远地挂着了。这时，几百个壮丁和几个头目，大家都想得那枝铜鞭，便各显身手，拈着弓，搭着箭，觑得亲切射去。那距离不免太远了，有的眼力不及，有的弓软射不到，结果大家束手呆看着，没有一个能够射得落铜鞭的。

箴尔干眼见得这种情形，不由得叹了一口气。方待更换别法时，忽听得帐篷里面莺声啾啾地叫道：“父亲，等我来射落那铜鞭吧！”莺声绝处，早走出一位绿衣长髻的美人儿来，正是箴尔干的爱女阿兰姑娘。

她穿着一身新绿的绣花袍儿，碧油的蛮靴，梳了长长的辮髻，两鬓上插着鲜艳的野花，更兼她一头乌油的青丝，越显得她妩媚动人了。她一手拿着金漆的雕弓，一只鱼皮的箭筒，筒里插着几枝雕翎的金矢，便花枝招展似地走了出来。走到箴尔干的面前，就低低地叫了一声：“爸爸！”箴尔干一面应着，一面回过头去，叫小卒掇过一张皮椅来，自己坐下了。把阿兰姑娘的粉臂拖住，一把搂住坐在膝上，一手却抚摸着她的脸蛋儿带笑说道：“好妮子，休射吧！没地闪痛了腰儿，可不是玩的呢。”箴尔干说时，便低头去亲她的脸儿，阿兰姑娘忙伸手一推，笑着说道：“爹爹脸上的髭须又长又坚硬，却刺得人怪痛的！”说着，乘势把柳腰儿一摆，已是盈盈地走下地来。箴尔干这时只嘻开着嘴儿，眯着眼看那阿兰姑娘。那草地上几百壮丁，也都瞪着眼注在阿兰姑娘一人身上。她却好像风摆杨柳般地跑到草场中间，对悬鞭的标竿望了望，把粉颈一扭，笑对箴尔干说道：“远得很，恐怕射不到呢！”她一面说，左手扬着雕弓，右手轻轻从箭袋里抽出一枝金矢，舒开春笋也似的十指，搭上箭正要向那悬鞭射去。这时箴尔干已立起身来，满心希望他的爱女射着，就是草场上的众人，也个个伸长了脖子，在那里希望阿兰姑娘射中。

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阿兰姑娘的箭还不曾发出，早听得弓弦一响，咣的一声，标竿上的铜鞭已射落在草地上了。众人当是阿兰姑娘射的，便不约而同暴雷也似地喝了一声采。把个箴尔干几乎笑得合不拢嘴来。独有阿兰姑娘很为诧异，想自己并没有发箭，那鞭怎么就会掉下来呢？莫非有人在那里争我的先吗？但只见箭不见人，谅离此地一定很





蒙古军攻击图

远，那射箭人的技艺也足见不弱了。阿兰姑娘正在出神，那小卒已把鞭拾了来，双手捧给她。阿兰姑娘待要接它，鞭究非自己射落的，如其不接呢，又舍不得这条好鞭。

她正在为难的当儿，猛听得鸾铃响处，蹄声得得，罕儿山上两匹骏马，似风驰电掣般奔下山来。看看走得近了，骑在马上的是两位少年。两人一前一后，一般地穿着猎装，手执硬弓，飞马而来。前头一个少年，骑着一匹高头红鬃的良驹，一种英雄的气概，从眉宇间直现出来。再衬上他一身金黄色的猎装，愈显得唇红齿白，面如冠玉了。那少年一眼瞧见小卒将铜鞭拾去，便控着怒马，一手扬弓大叫道：“鞭是俺射落的，村长有令，谁射着的把鞭给谁，你们快把鞭来给俺。”少年说着，马已驰到草场中间，忙跳下马来，对箴尔干行了礼。箴尔干这才知道鞭是那少年所射落的，待要夸赞他几句，那后面骑黑马的少年也赶到了。箴尔干叫拿过皮椅来，请那两少年坐下。接着便笑道：“俺今天叫他们射鞭，原是征取人才的意思，不料悬得太远了些，竟然一个也射不中。咱们村里除了贤昆仲有这般的眼力，此外怕找不出第三个人来呢！”那起先的少年便再三逊谢。

偶然回过头去，忽见一位千娇百媚的美人儿，绿袍长髻，杏眼含情，桃腮带晕，一双玉手捧着那枝铜鞭，袅袅婷婷地走将过来。箴尔干忙从姑娘手里取过那枝鞭来，递给那少年道：“物自有主，咱便把来奉赠。”说时并不见那少年来接，也不见他回答。待留

神看时，那少年一双眼睛正盯着阿兰姑娘发怔，倒把箴尔干弄得不好意思起来。还是那后来的少年，将起先少年衣襟上狠命地牵了一下。那少年正在迷惑的当儿，吃他一扯，险些倾跌下去，那种惊愕失措的样子，自然很是好看。因此引得阿兰姑娘格格地笑了起来。这一笑似出谷黄莺，声音又清脆又柔婉。那少年的魂灵儿，又几乎随着笑声飞到九天云外去哩。及至回过头去，见箴尔干递鞭给他，慌忙接过来，一头不住地称谢。

箴尔干口里谦逊着，伸手拉住阿兰姑娘的纤手，笑对那少年道：“这就是小女阿兰果伦。”又指着那少年，向阿兰姑娘说道：“那个便是乞颜的公子，叫做巴延。”指着后面的少年道：“他是巴延的兄弟，唤做都忽。”箴尔干说罢，阿兰姑娘对巴延微微地瞟了一眼，忍不住盈盈地一笑。这时的巴延，好像椅上有了刺一般，弄得坐又不好，立又不好，简直和热锅上的蚂蚁差不多了。因蒙古荒漠之地，所有的女子多半是粗丑不堪的，加上阿兰姑娘的容貌，的确是生得沉鱼落雁、闭月羞花，就是汉女中也拣不出来，何况生在蒙古地方，自然要推她第一了，怎么不叫巴延神魂颠倒呢？

当下，箴尔干见巴延相貌出众，技艺又高，便有心要把村长的位置让给他。但怕众人不服，所以踌躇了一会，自己向自己说道：有俺在这里，怕他们什么呢？就是众人不服气，放着俺不曾死，自有制服他们的法儿。

箴尔干主意打定，就拱手对巴延说道：“咱有一句不中听的话，不晓得两位可以允许吗？”巴延和都忽一齐躬身答道：“村长的吩咐自当听从，决不敢有违。”箴尔干大喜道：“那是承你们二位的推重了。”说着就顺手取过那面卷着的尖角杏黄旗，递给巴延道：“俺自掌这旗儿到现在，算起来足足已四十多年了。在那个时候，俺还是中年哩。如今是八十多岁的人了，叫做人老珠黄，却虚拥着村长的头衔，自己想想毫无建树，真是惭愧！俺总想卸肩，但一时找不到能干的人材。目下有二位在这里，可称得上是少年英雄，又是乞颜的后裔，理应出任艰巨，那是天赐给族人们的总特，机会万万不可错过！”箴尔干说罢，又从身边掏出一颗印儿，连同旗子一并授给巴延兄弟。

巴延兄弟俩不觉吃了一惊，一齐推辞道：“村长春秋虽高，精神却很健旺，我们后辈叨教的地方正多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那是我们兄弟俩断断不敢领受的。”巴延兄弟俩说毕，只低头躬身，再也不肯接那旗印。箴尔干见巴延和都忽都不肯答应，便重复说道：“二位不要误会了，这是俺一片的真诚。倘二位担任村长的职司，俺能卸去只肩，将来一副老骨头得终天年，便是二位的恩典了。”箴尔干陈辞虽具恳挚，奈巴延弟兄俩只是不答应。箴尔干知道苦劝无益，就回过身去，向阿兰姑娘耳边低低地说了几句，阿兰姑娘微笑点头，又回眸对着巴延嫣然一笑，真所谓“一笑百媚生”。弄得巴延浑身无主，几乎要软瘫下去，却眼睁睁地望着阿兰姑娘走向帐篷里去了。巴延待瞧不见了她的影儿，才如梦初醒过来。美人虽去，那余香犹在，那一阵阵的兰麝香味儿，望着巴延的鼻腔里直钻入去，似乎美人立在他身旁一般。再仔细一留神，香味是那枝铜鞭上发出来的。这是方才阿兰姑娘曾拿过那枝鞭，因此染上了香气。巴延暗自笑道：我那枝鞭倒好艳福啊！想着，不觉又呆呆地怔了过去。

不料帐篷里一阵的呜呜号角声，却把巴延惊醒了。但见那些壮丁，又齐齐地整起队



伍来，在村外的族人也纷纷地归来了。原来蒙古的民族，除却充丁卒的，余下的民众平时都在村外游牧或打猎。一遇到有事，只须村长一声号召，他们就立刻回来齐集了听令。今天闻得号召的角声，晓得村里有紧急事儿，不一刻的工夫，已都麇集在草场上了。

箴尔干立起身来，先拿白旗挥了一转，这是叫大众肃静的暗号。果然草场上的人虽众多，却连咳嗽声音也没有了。箴尔干才收起白旗，一手抚着颌下的银髯，高声对大众说道：“俺今天邀列位聚会，可知道俺是什么意思？”众人听了，面面相觑，一时摸不着头脑，却回答不出来。箴尔干便继续说道：“俺因为年力俱衰，不愿再担任村长的重任，现在要想告休了。”众人见说，齐声答道：“村长去了，叫我们无依无靠的怎样呢？”箴尔干笑道：“列位不要性急，等俺慢慢地讲来。须知‘天下没有无散的筵席’，俺岂能永生在世上呢？这个职缺早晚要让人的，不如趁列位齐集的当儿，俺把村长让了别人吧！”箴尔干才说完，众人又齐声问道：“新村长是谁呀？”箴尔干见问，就回头吩咐小卒把巴延拥了过来，箴尔干指着巴延向众人说道：“这便是新村长。而且才智武艺要胜过俺十倍，你们拥戴他做了总特，日后自有无限的幸福！”箴尔干说着，又将都忽一手拉过来，也拥在众人面前：“这是新村长的兄弟都忽，也就是你们的副总特。”众人齐应道：“老总特的话，想是不差的。咱们快来谒见新总特吧！”这句话才说毕，早听得一声吆喝，那许粪的族人和几百个兵丁，便是齐齐地下了半跪礼。这个礼节是蒙古人最隆重的。他们往常朋友相见，不过握握手罢了；倘逢到了什么喜庆的事，就是递哈达算是最客气了。至于半跪礼呢，叫作打千，非谒见王公大臣不肯行那半跪礼的，独对于总特却十分信仰。总特是蒙古人统领之意，他们和乞颜一样的尊重。乞颜就是开辟蒙古的鼻祖，所以他们格外信奉。蒙人家供着一座神位，犹如回教的摩罕默德一般。

当下，巴延给箴尔干这样的一摆布，弄得他无可推辞，只好勉强承担下来。这里由箴尔干交了旗印，巴延便向众人鼓励了一番，自己又说了几句谦逊的话，就传令散队。

箴尔干备了一席酒，请那巴延兄弟俩，算是庆贺新村长。席间，由箴尔干叫阿兰姑娘出来，一同饮酒。那巴延本来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，此时坐对佳丽，更添豪兴。阿兰姑娘是不会饮酒的，三杯之后已是面泛桃花，一双秋水也似的眼睛只向巴延直射。原来阿兰姑娘，今年芳龄正当十九岁，还不曾有婆家哩。她是自幼便没了母亲，箴尔干因只有一个爱女，不愿把阿兰姑娘嫁出去。阿兰姑娘也常常顾影自怜，誓非年貌相等的少年不嫁。箴尔干几次要替她赘婿，都被她从中梗阻。但是，蒙古的地方，美人果然很少，要拣那俊俏的男子更不易得了，以是直延挨到如今。现在见了巴延少年英雄，又兼他目秀眉清，脸若傅粉，在蒙古人中真可算得首屈一指了。阿兰姑娘遇到巴延这样的美貌郎君，怎不教她芳心如醉呢？

其时巴延和阿兰姑娘二人在席上眉目传情，两心相印，只碍着箴尔干和都忽两个人，不然他们一对旷夫怨女，早就要情不自禁了。箴尔干却毫不觉察，自顾他一杯杯地吃着。都忽坐在一边也不饮酒，只是默默地瞧着巴延和阿兰姑娘那鬼戏，心上兀是暗暗好笑哩。



待到酒阑席散，已是红日斜西。篾尔干吃得酩酊大醉，由阿兰姑娘扶持他起身，巴延和都忽也告辞出来。小卒已牵过马来，巴延一头上马，回顾阿兰姑娘正扶着她的父亲一步一挨地走入帐篷里去。可是她那双勾入魂魄的秋波，依然盈盈地望着巴延，那个巴延弄得走不远了。身虽骑在马上，那匹马是有名的良驹，一骑到人，便喷沫竖鬃，拿嚼环咬得嘎嘎作响，只是要向前奔驰。巴延却奋力勒住了缰绳，那马要行不能，便团团打起转来了。巴延给马转得头昏，又是酒后，几乎堕下马来。还亏是都忽在旁催促道：“哥哥走吧！咱们回去还有事哩。”巴延被都忽一说，方才醒悟过来，这时阿兰姑娘已走进帐篷里去了。自有许多的族人和壮丁，来恭送新村长。巴延对他们略点一点头，把缰绳一放，那马奋开四蹄，如飞一般地往罕儿山奔去。

不一刻，到了自己的帐篷，自有小兵出来带住了马，巴延和都忽下了骑，先到里面休息一回。巴延拿猎装卸去，换了便服去躺在藤椅上，呆呆地一个人在那里发怔。过了一会都忽走过来说道：“哥哥怎么把猎装脱去了，咱们不是还要去打猎吗？”巴延平时听得打猎是最高兴的，今天却淡淡地答道：“我刚才多吃了几杯酒，身上很觉不舒服，打算不出去了，你就一个人去吧。”都忽心里明白，不便多说，只得独自一人带了弓箭和枪械，匆匆地走了。

巴延待都忽走后，看看天色晚了下来，便慢慢地踱出帐篷去。只见一轮皓月已高悬在天空，照得那长流的碧水如明镜一般。再看那田野里也是静悄悄的，只有那山谷中的猿啼，顺风一声声地吹来，巴延不觉得长叹一声，想自己正在青年，却已做到了一村的总特，百事都称了心，只少了个美人做陪伴了。又想到日间篾尔干的女儿阿兰姑娘，那是多么的美啊！倘能娶得这样一个美人儿做妻室，也不枉一生了。

巴延一头想着，脚底下却信步往前走去。他因有事在心，不分方向，只顾往前走。看看到一个所在，但见绿树荫浓，野花遍地，微风拂处，一阵阵的花香扑鼻，令人郁勃都消。巴延那时酒也醒了，胸襟异常畅快，便赞到：“好一个去处！俺巴延生长此处，倒不曾知道有这样一个好地方，真可算得是世外桃源了！”

巴延正在赞叹，忽一眼瞧见花丛里一个黑影一闪。巴延疑是歹人，忙拔出佩刀，一步步挨将拢去，只听得噗哧一笑。巴延仔细看时，只见花枝下立着一个玉立亭亭的美人儿。那美人不是别个，正是日间席上一同饮酒的阿兰姑娘。这一来，喜得个巴延如天上掉下一件宝贝来，不由得眉开眼笑地说道：“姑娘怎么会到这里来？”阿兰姑娘见问，把粉颈一歪，轻轻地笑答道：“这个地方难道就只许你来的吗？”这一句话，倒将巴延问住了，弄得无可回言。怔了好半天，才搭讪着说道：“这里的景色多么好啊！”阿兰姑娘笑道：“咱也是爱这里的景致好，所以常常来玩的。你怎么也会到这儿来？”巴延伸手指着月亮说道：“俺因为贪看月色才错走到此，不期无巧不巧地会碰到了姑娘。今天明月美人，碰到了一起，俺巴延也算得三生有幸了！”

阿兰姑娘晓得巴延这话是调侃自己，便斜睨着秋波，抓了几瓣花叶，向巴延的脸撩来，一手把罗巾掩着樱唇，盈盈地一笑，那花瓣却落了巴延一身。巴延本早已神魂飘荡，怎经得阿兰姑娘一笑，便胸臆迷乱情不自禁起来，一伸手捉住阿兰姑娘的粉臂。阿





兰姑娘已笑得如风吹的花枝，身体歪来倒去的不由自主了。巴延乘势把她一拖，阿兰姑娘站不稳脚，一头倒在巴延的怀里，兀是格格地笑着。巴延这时也酥麻了半截，便一屈腿坐倒在碧草地上，双手却紧紧地搂住了阿兰姑娘。那一阵似兰非兰的香味，只望巴延的鼻子里钻来。他们俩人正在温存的当儿，猛听得一阵的怪叫声，从林子里传出来。吓得巴延跳起身儿，去草地上寻那佩刀。阿兰姑娘已慌得抖作一团。不知怪声是什么东西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

## 第二回 夸神箭倾城卜一笑 亲美色秃马羨双驹

却说巴延听得怪叫声，不觉吃了一惊，忙把阿兰姑娘一推，跳起身来，向草地上去寻那把佩刀。因为他初见阿兰姑娘影儿的时候，还当是歹人，蒙古的强盗是随处皆有的，所以巴延便拔出刀来防备着。及至瞧清楚是阿兰姑娘，那把刀自然而然地撂在地上了。如今听着怪兽的叫声，急切去找那把刀，一时又寻不着它，急得巴延眼眶的火星直冒出来。亏得月明如镜，巴延觉得眼前白光一闪，定睛看时，那把如霜雪也似的钢刀，分明踏在自己的脚下，因心慌了，只望着四边乱寻，倒不曾留神到自己的脚下面，这时给月光一照便发见出来了。巴延赶忙拾刀在手，再看阿兰姑娘，早吓得缩做一堆。

那怪声却连续不断地叫着，只见西面树林子里，闪出一只异兽来。从月光中瞧过去，身体很是高大。只讲那怪兽的两只眼睛，好像两盏明灯似的直射过来。巴延深怕惊坏了阿兰姑娘，便一手绕起了发髻，拿刀整一整，大踏步迎上前去。怪兽见有人来了，也就竖起铁梗般的尾巴，大吼一声，望着巴延直扑过来。巴延忙借一个势儿往旁边一躲，翻身打个箭步，已窜在那怪兽的背后，顺手一刀砍去，但听得劈绰的一响，似斩在竹根子上，却砍下一段东西来。

那怪兽负痛，便狂叫一声，倒在地上乱滚。巴延正待上去砍它，忽然林子里跳出一个人来，手执着一把钢叉，只一叉搠在那怪兽肚里，眼见得是不能活了。巴延细看那人不是别人，正是自己的兄弟都忽。当下都忽先问道：“哥哥说不出来打猎的了，怎么又会到这里来呢？”巴延见问，就把玩月遇着阿兰姑娘的事约略讲了一遍。又指着死兽说道：“俺刚才似砍着一刀的。”说时俯下身去，拾起斩下来的那段东西一看，却是半截箭竿，还有翎羽在上面哩。巴延悄然道：“怪道当时像砍在竹根子上差不多了。”都忽接着说道：“这是咱所射的药箭，那畜生中箭之后，望这里直窜，咱却顺着叫声追来，它后臀那枝箭吃你截断，箭镞钻入腹里，所以那畜生熬不住痛，便倒下来了。倘使在未受创时，只怕你未必制得它住哩。”

巴延听了，只摇一摇头，便和都忽来看阿兰姑娘。只见她闭紧了星眸，咬着银牙，索索地伏在草地上发抖。巴延看了，又怜又爱，赶忙也向草地上一坐，伸手把阿兰姑娘的粉颈扳过来，望自己的身边一拥，再拿双手捧住她的脸儿，向月光中瞧看。可怜，她已是花容惨淡，娇喘吁吁，额上的香汗还不住地直滚下来。巴延便附着她耳边轻轻地安慰她道：“姑娘不要惊慌，那孽畜已吃俺杀死的了。”阿兰姑娘听说，才微微睁开眼，低低地问道：“真的吗？几乎把我的胆也吓碎了。”说着便欲挣起身来。怎奈两条腿没有





气力，再也挣扎不起来，重新倚倒在巴延的怀里。巴延笑着说道：“姑娘切莫性急，再安坐一会儿，等俺来扶持你回去就是了。”

阿兰姑娘一头倚在巴延的身上，却扭过头来对巴延瞅了一眼，现出一种似笑非笑的媚态，似乎表示感激的意思。这时巴延大得其情趣，一个娇滴滴柔若无骨的阿兰姑娘，居然拥在怀里，怎不教人骨软筋酥，何况是初近女性的巴延，自然要弄得魂销意醉了。只苦了个都忽，木鸡似地立在旁边，瞧到没意思时，就盘膝坐在草地上，从腰里取下烟袋来，低眉合眼地吸着淡烟，以消磨他的时间。

看看斗转星横，明月西沉了，巴延才扶着阿兰姑娘立起身来。可是她那样娇怯怯的身体，又是受了惊恐之后，怎样能走得动呢？只得把一只玉臂搭在巴延的肩上，巴延也拿一只手搂住她的纤腰，二人互相紧紧地靠着，一步挨一步地向前走去。都忽也立起身来，又掂了钢叉，一手拖着那只死兽，跟在后面。

阿兰姑娘走在路上，虽是巴延扶着她，她那双足站不稳，香躯儿兀是摇晃不定。倘那时有人瞧见这副情状，一定要当作一出《杨贵妃醉酒》看哩。当下，巴延扶着阿兰姑娘，直送她到自己的帐篷里，便有蒙古小婢出来接着，搀扶进去了。巴延才回头来，同了都忽回去。

两人走到了半路上，碰着了随都忽出去打猎的小兵，牵着都忽的黑马，迎上前来。因都忽出去的时候，本来骑马的，后来为追那野兽，就下马步行，恰恰地遇上了巴延。于是都忽把死兽和钢叉交给了小兵，自己和巴延踏着露水，回到自己的帐篷里去安息去了。

光阴流水，春尽夏初。蒙古的气候，在七八月里已寒冷如严冬了，但在初夏的时候，却又十分酷热。巴延自从那天送阿兰姑娘回去之后，才知道遇见阿兰的地方叫做马墩。那里风景清幽，虽没有山明水秀那么可爱，在蒙古沙漠地方也可算得是一处胜地了。因为阿兰姑娘不时到马墩来游玩的，所以巴延也常常等候在这里。两人越伴越亲热，英雄美人，却正式行起恋爱主义来，一见面就是情话缠绵，你怜我爱的，几乎打作了一团。

一天晚上，巴延打猎回来，卸去身上的猎装，匆匆地望着马墩走来。及至到了那里，却不曾看见阿兰姑娘，巴延便坐在草地上，一面等着阿兰姑娘，一头解开了胸脯纳凉。这样地过了好一会儿，仍不见阿兰姑娘的踪影儿。巴延心下疑惑道：她是从来不失约的，今天不来，莫非出了什么岔了吗？想着就立起身来，一头系上衣襟，信步望箴尔干家中走去。

将近帐篷那里，远远瞧见箴尔干坐在门前，正在举杯独酌，一个小卒侍在旁边斟酒，只不见阿兰姑娘。巴延遥望了一会，不觉寻思道：她难道已经睡了吗？又想：阿兰姑娘是睡在后面的，何不到帐篷后去瞧瞧呢？巴延主意打定，也不去惊动箴尔干，却悄悄地兜到了后帐篷来。一眼看见帐篷门儿半掩着，从门隙中望进去，只见烛影摇摇，显见得阿兰姑娘没有安睡哩。巴延大着胆轻轻地把门一推，那门已呀地开了，便侧身挨了进去，四面一看，寂静得竟无一人。古时有句话叫作“色胆包天”，巴延这时也不问吉凶，回身将门掩上了，蹑手蹑脚地挨到里面，走过两重帘幕，便是阿兰姑娘的卧室了。

巴延走到了门口，见一个小婢，在门旁的竹椅上坐着一俯一仰地打盹，室内床前一



张长桌上，高高地燃着一枝红烛。巴延潜身蹑过那小婢的面前，走近牙床，但见纱帐低垂，床沿下放着一双淡红色的蛮靴。巴延暗叫一声：惭愧！原来阿兰姑娘果然安睡了。再回头看那小婢时，索兴垂着头呼呼地睡着了。巴延暗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岂可错过？当下便伸手去揭起纱帐来，那阵荡人心魄的异香，却直冲过来，早把巴延的心迷惑住了。

就灯光下看阿兰姑娘，只见她上身单系着一条大红的肚兜儿，下面穿着青罗的短裤，露出雪也似的玉肤来。巴延恐她醒着，用手去推了推，阿兰姑娘动也不动，她一手托着香腮，依然朝外睡着。那睡中的一副媚态，真是红霞泛面，星眸似凝，双窝微晕却带微笑，不是极妙的一幅《海棠春睡图》吗？巴延看到情不自禁的时候，忍不住低头去亲阿兰姑娘的嘴唇，觉得她鼻子里微微有些酒香。想起篋尔干适才在门前饮酒，阿兰姑娘不会饮的，必定喝醉了，因此这样好睡。巴延晓得姑娘酣睡正浓，就轻轻捉起她的玉藕般的粉臂，放在鼻子上乱嗅，又解去她胸前的大红兜儿。巴延这时真有些挨不住了，便趁势一倒身，和阿兰姑娘并头睡下。正待动手，忽觉阿兰姑娘猛然翻过身来，轻舒玉腕，把巴延紧紧地搂住道：“你真的爱我吗！”原来阿兰自认识了巴延，每天在马墩相会，终是情话絮絮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弄得她夜夜梦魂颠倒，云雨巫山，醒转来时仍旧是孤衾独宿，不由得她唉声长叹。此时阿兰姑娘将巴延一搂，大约她又在那里入梦了。她万万也想不到，真的会和心儿上人同衾共枕的。当时阿兰姑娘将巴延一搂，又闭目睡着了。巴延自然乘间温存起来。阿兰姑娘从梦中惊醒，睡眼惺忪地向巴延瞟了一眼，便银牙紧咬假装着睡去，一任那巴延所为了。

过了一会，阿兰姑娘杏眼乍启，嫣然对巴延一笑道：“你怎的会进来？”巴延笑嘻嘻地答道：“俺等你不耐烦了，所以悄悄地掩进来的。”阿兰姑娘拿巴延拧了一把道：“你倒会做贼呢！”两人说说笑笑，正到得趣的当儿，突然地听到前面帐篷里大叫：“捉贼！”巴延吃了一惊，也顾不得阿兰姑娘了，跳起来夺门便走。那在帐外打盹的小婢，已惊觉转来，正打着呵欠回身过来，恰和巴延撞了个满怀。巴延将她一推，把小婢跌了一个筋斗，巴延忙三脚两步飞也似地逃出去了。

其时已是四更天气，月色西斜，寒露侵衣。蒙古的气候在暑天的夜晚里却异常凉爽，一到了四五更天时，竟和深秋差不多了。巴延一脚跨出门外，不觉打了个寒噤。又怕他们追来，想自己也算是个总特身分，不幸被人当作贼捉，岂不闹成笑话吗？巴延心中一着急，脚底下越软了，几乎失足倾跌。这里篋尔干正在醉卧，猛听得家人们呼喊捉贼，酒也立时醒了，忙一骨碌跳下床来，就壁上抽了把宝剑，大踏步赶到前帐篷去帮同捉贼。蒙古的窃贼，本和强盗差不多，一般的带着利器，于紧急时便预备对抗。

篋尔干跑到前门，只见十几个家将，已拿两个贼人围住了在那里动手。篋尔干正待向前，忽见外甥马哈赉领着数十个壮丁，各执着器械弓矢，一齐赶将进来，迭二连三地喊：“有贼！”“有贼！”篋尔干听得了，知道贼还不止两个，要想招呼几个壮丁，望后帐去时，马哈赉已率领着壮丁，争先往后面去了。因他听说阿兰姑娘的房里有贼，便挺着一把鬼头刀很奋勇地奔入来。马哈赉赶到阿兰姑娘的房中，并没有瞧见贼人。方待动问，那小婢一头喘气，用手指着门道：“贼已逃出去了！”马哈赉听了，把刀一挥往外便走，几十个壮丁也蜂拥地跟了出来。

巴延正望前狂奔，听得脑后脚声缭乱，晓得有人追来，那条路有三里多长，却是一片平阳，急得没有藏身之处。巴延没法，只得尽力地奔逃。一口气跑了有半里路光景，马哈赉紧紧追赶，看看赶了一程，追不上巴延，便吩咐壮丁们放箭，几十张弓齐齐望巴延射来。巴延遥闻得弓弦乱响，急急引身避开，后腿上早着了一箭。他仍忍痛奔跑，无奈足筋上被了创，奔走渐渐地缓了。那马哈赉却毫不放松，似旋风般在后赶着，眼见得是要赶着了。巴延一路逃走，瞧见前面已有一座大林子遮住，便暗自叫声：“惭愧！”忙连纵带跳地窜入树林子里。把牙咬一咬，恨恨地说道：“一不做，二不休，他们既苦苦地相逼，俺就和他们较量较量。”说着，便隐身在一株大树旁，等待着他们追来。

那马哈赉和众人赶到林子边，已不见了贼人。众人怕有埋伏，只远远地立着不敢近前。马哈赉愤然说道：“他进退不过一个人罢了，怕他什么呢？”说着便扬刀望林子里直扑进去。后面的壮丁，大家一声呐喊，纷纷随着马哈赉冲进林子。巴延在暗中看得清楚，认得为首的是阿兰姑娘的表兄马哈赉，知道是个劲敌，便乘他不防备，突然地窜将出去，飞起一脚把马哈赉手中的刀踢去，只顺手一掌打得马哈赉一交直跌出林子去。几十个壮丁发声喊一拥上前，巴延却施展出武艺，把前面几个踢翻，夺了一口刀在手，来一个砍一个。走得较近的，便被他拖住手脚倒掷入林子边的深潭里去了。这一阵子杀得那些壮丁七零八落，剩下的十几个，早滑脚逃走了。马哈赉吃了个大亏，更兼左肩上受了伤，也爬起身一溜烟走了。

巴延很是得意，才欲回身走时，忽见后面有人声和马嘶声，火光照成一片，却是篾尔干领了家将壮丁，亲自来追赶了。巴延着忙道：“不好了！刚才幸得月色朦胧，不曾给马哈赉等瞧清楚。此刻篾尔干燃着了火把前来，倘吃他看了出来，如何对得起人呢？”巴延一头想着，料来逃去是万万来不及的，一时情急智生，便拣一棵大树纵身上去，看枝叶茂盛的桠枝上骑身坐着。不一刻工夫，篾尔干追到，吩咐从人向树林里四下搜寻，只有几个杀死的尸身，此外不见半个人影。那些从人回说贼已遁去了。篾尔干见杀死了许多人，不觉点头道：“那贼的本领怕也不小，并马哈赉也被打伤哩！”说罢，令把尸首草草掩埋了，领着壮丁等自回。

但当捉贼的时候，阿兰姑娘不住地坐在床上发抖，又怕巴延被他们当贼捉住了。后来听得获住的贼有两个，知道不是巴延。然不知马哈赉去追巴延是怎样，及至听见马哈赉受伤回来，篾尔干亲自去追赶，不免又替巴延担心。过了一会，篾尔干回来了，却没有追着巴延，阿兰姑娘这才把一颗芳心放下了。

再讲那巴延躲在树上，给寒风一阵阵地吹来，腿上的箭创又非常疼痛，因此伏在丫枝上缩作一团。好容易等篾尔干搜寻过了，掩埋尸首已毕，慢慢地离去了林子，巴延始敢爬下树来。只觉得浑身骨节酸痛起来，便一步挨一步地回到自己的帐篷里，一倒头就呼呼地睡着了。

第二天上，巴延醒来，已是头眩身热，肚里很是不舒适。这是因他干了那风流勾当，骤然吃着惊吓，逃出来时受了凉露侵蚀腿际，既被了箭伤，和马哈赉等狠斗时用力过了度，挣出一身汗来。结果去爬在树梢上，给冷风一吹，寒气已是入了骨了。似这般的三合六凑，四面受攻，任你巴延怎样的英雄，到了这时怕也有些挨不住吧，所以巴延的病一天沉重一天。蒙古在塞外荒漠之地，除了巫师，又没良医，因此不上半月工夫，



一个生龙活虎似的巴延便生生地给病魔缠死了。

当他临死的当儿，叫他兄弟都忽到了床前，叹口气说道：“兄弟，俺如今要和你长别了……”都忽呜咽着答道：“哥哥，保养身体要紧，怎么说出这样的话来？”巴延摇头道：“俺是不中用了。自恨一世只有虚名，身后却一无所遗。记得俺有一把佩刀，是两千年传下来的宝物，现在留给你做个纪念东西吧！”说时，从枕边取出那把刀递给都忽。都忽一头接着，那眼眶里的泪珠不由得簌簌地直滚下来。巴延一眼瞧见，高声喝道：“人谁不死，怎的作那儿女的丑态！不过俺的仇是要你报的，那仇人就是马哈赉。”都忽听了，方待回话，看巴延已奄然逝世了。

都忽大哭了一场，便把巴延草草地埋葬了，一心一意地只想着报仇的法儿。但巴延的死耗，传到了豁秃里村上，篾尔干等都替他叹息。内中的阿兰姑娘，听着巴延的噩耗，早已哭得死去活来。豁秃里的人民以总特巴延既亡，村中不可无主，照例是应该副总特都忽升上去。他们嫌都忽年轻少威望，就公举马哈赉做了总特。都忽见仇人得志，这一气非同小可，便连夜收拾了马匹行装，遣散了兵卒，只身投奔赤吉利部，预备乘隙报仇，只碍着篾尔干，不便和豁秃里人民开衅。

那阿兰姑娘自巴延死后，终是郁郁寡欢。大凡一个女孩儿家，在不曾破身前，倒也不过如是，倘一经迁过男性，再叫她去独宿孤眠，便休想按捺得住。阿兰姑娘又是个爱风流的女子，因而月下花前，时时短吁长叹。亏得她的表兄马哈赉，常常来和她亲近，阿兰姑娘这颗芳心，就慢慢地移到马哈赉身上去了。

事有凑巧，她的父亲篾尔干病笃了，遗言叫阿兰嫁了马哈赉。他们两人，趁篾尔干新丧中实行结缡了。可是，阿兰姑娘只和巴延一度春风，早已珠胎暗结，所以嫁了马哈赉之后，不到七个月，却生下一子来。马哈赉见那孩子头角峥嵘，啼声雄壮，心里很高兴，也不暇细诘了，便替那孩子取名叫作孛端察儿。过了几年，阿兰姑娘又选举两雄，一个叫哈搭吉，小的名古讷特。当古讷特下地的第二月上，马哈赉却被都忽派刺客把他刺死，总算给巴延报了仇。然从此赤吉利部民族和豁秃里村民结下了万世不解的深仇。

韶华易老，日月如梭，阿兰姑娘渐渐地色减容衰，他那三个儿子却一天天地长大起来。眨眨眼孛端察儿 15 岁了，阿兰姑娘常对他说：“赤吉利部是杀父的仇人。”孛端察儿也紧紧地记着。

一天，孛端察儿和哈搭吉、古讷特弟兄三个，去到呼拉河附近游猎，只见慕尔村的人民正在乌利山下较射。村前围着一大群男女，在那里瞧热闹。山麓中插着箭垛，许多武装的丁勇，弯弓搭矢望箭垛射去，也有中的，也有射不到的；一箭中了，第二矢便射不着了，终看不见有连中的。孛端察儿笑着对古讷特道：“你瞧他们的箭术都很平常的。”哈搭吉不等他说毕，忙接口道：“那怎及得你来呢！”激得孛端察儿性起，便大叫道：“你敢和我较射么。”哈搭吉应道：“怎么不敢！”说时，随手取弓拈矢，连发三箭，只听得叮叮咣咣响着，果然齐中红心。这时慕尔村民众的目光都移到三人身上，还不住地喝着采。哈搭吉十分得意，瞧着孛端察儿道：“你也射给我看。”孛端察儿侧着头道：“似你那正面射，又有甚希罕？你瞧我背射也射着它哩！”哈搭吉当是取笑他，顿时大怒道：“你既这样说，射不着时，休怪我鞭打你就是了。”古讷特知道他两人斗劲，又因哈搭吉生性暴躁，就去劝孛端察儿道：“自己的兄弟，何必定要较量？”孛端察儿只是微笑



着，一手缓缓地去腰里取了弓矢，真个背着身去，接连三箭，也中红心。看得慕尔村的人民，齐声赞着神箭。

人群中有一个二十多岁的美人，一双盈盈的秋水，瞟着李端察儿嫣然一笑，李端察儿也还了她一笑。这时只气得哈搭吉暴跳如雷道：“你的箭功夫很好，我输给你吧！”说着回身大踏步走了。古讷特在后叫他，哈搭吉连头也不曾回得。李端察儿要紧瞧那美妇，也不去睬他，只叫古讷特跟着自己就是了。当下，李端察儿在慕尔村里走了一转，两眼只是向那美妇人注视，那美妇人也望着李端察儿瞅了几瞅，又微微地一笑掩了门走进去了。

李端察儿恋恋不舍地在门前走了几次，这才和古讷特去乌利山打猎去了。待到回来，经过慕尔村时，村里已静悄悄的寂无一人，再看那刚才的美人，正立在门前徘徊。李端察儿大喜道：“那不是天作之缘吗？”便令古讷特在一旁暂待，自己潜身上前，跑到那美妇人的背后，轻轻地双手向纤腰中一抱，吓得那妇人慌忙回顾，粉脸恰和李端察儿的脸碰一个正着。那妇人红着脸道：“这般啰唆，给人家瞧见算什么呢？”李端察儿见她可欺，便涎着脸笑道：“好嫂子，此时没人瞧见的，还是随着我回去吧！”那妇人把李端察儿一推道：“怎样好跟你走？难道你是强盗吗！”这一句话倒将李端察儿提醒过来，就一手牵住她的玉臂，一步步地向草地上走去。

那妇人屡屡朝后退缩，李端察儿如何肯放呢？恰巧那草地上有一匹没鞍马啃着青草。李端察儿突然地向那妇人肘下一搂，翻身跳上马背，在马股上连击了两掌，这匹没鞍辔的秃马，便泼刺刺地疾驰着去了。不知李端察儿逃往何处，再听下回分解。

### 第三回 温柔乡英雄避难 脂粉计儿女留情

却说李端察儿挟着美妇人，跨了秃鞍的马飞也似地望着豁秃里村便走。这里慕尔村的人民起初瞧见李端察儿和那美妇人说笑玩着，还疑他们是素来认识的。后来看见李端察儿把妇人搂上马背时，那妇人又没叫喊，连放马的主人也当他是搂着玩哩。不料那妇人的丈夫阿尼图正从村外回家，一眼瞧见妻子被人抱在马上，便来拦阻着李端察儿道：“你将我的妻子拥着做甚，还不放手么？”阿尼图大声说着，李端察儿只当没有听见一般，一骑马直冲出村外去了。那妇人在李端察儿的怀里，假意叫起来。阿尼图知道这人抢他的妻子，慌忙去告诉村人，放马的主人也忙着备马去追。一霎时间，慕尔村上一片的鸣锣声和人们的呼叫声。不一刻中，村人已多齐集，于是各执着器械，骑马的在前，步行的在后，由慕尔村的村长杜摩下令，和头目纥里、马塞巴等纷纷赶出村来。

这时古讷特还没有晓得李端察儿闹出祸来，兀是呆呆地等在那里，却被一个眼快的村民看见，指着古讷特对杜摩道：“劫人的强盗，就是适才射箭的三个少年，他是三人中之一，也是盗党呢！”杜摩听了，便指挥马塞巴来捕古讷特。古讷特见不是势头，要待逃走已是万万来不及的了。只好拔出佩刀和马塞巴动手。

村民一声喊，将古讷特四面围定。副头目纥里，却帮着马塞巴双斗古讷特。想一个古讷特有多大的本领，早吃马塞巴一棍扫倒，纥里便上去把他获住，登时绳穿索绑的似捆猪般将古讷特捉进村中去了。这里村长杜摩仍领了众人，飞骑来赶李端察儿。李端察儿既逃出慕尔村，巴不得那马立时驰到豁秃里村，好和那妇人实行取乐。可恨那匹马却不惯秃鞍的，因此走了半里多路，马的后脚打起蹶来了。他愈是心急，马却越走不快，恼得李端察儿性发，提起拳头在马股上乱打。正在这当儿，忽听得背后锣声大震，马蹄的声音杂沓，料得是后面追到。再回头瞧时，已远远地望见有四五十骑马似旋风般疾驰而来。李端察儿知是走不了，便把那妇人挟在左手肋下，右手拔出宝剑，倒骑了秃马，预备且战且走。

慕尔村民已是逐渐追近，为头一个彪形大汉，手挺长矛一马当先，正是那村长杜摩。后来跟着纥里和马塞巴。杜摩追着大叫：“强人慢走，快快下马受缚！”说时紧一紧手中的矛，望李端察儿刺来，李端察儿忙仗剑相迎，才交手得数合，纥里、马塞巴和后面的壮丁一齐杀将上来，就使李端察儿有三首六臂，怕也不能取胜。何况身畔还带着一个女子，更觉得转侧不灵了。当下李端察儿拦挡不住，只好催马逃走。

忽见村民队里，一个步行的丁勇，手执着蛮牌，用滚刀的绝技，奔到李端察儿的马



前，把马脚上砍了一刀。那马负着痛，身躯前高后低，拿李端察儿和妇人都掀下地来。此人是谁？便是那妇人的丈夫阿尼图。他因为妻子的缘故，所以奋勇向前，格外出力。亏了李端察儿手脚灵活，一到地上翻身向阿尼图一剑，把他执蛮牌的那只手削去了五指。阿尼图受了伤，只得退后，村长杜摩和马塞巴、纥里等众人虽然猛勇，但李端察儿已变了步战，他们长枪大戟反不能用力了。杜摩便大吼一声，掷去长矛，跳下马去，抢了一把短刀，恶狠狠地战李端察儿。纥里、马塞巴等见村长下了马，便也纷纷下马，一齐围绕上来，和围古讷特似的将勃端察儿围在中间。李端察儿只有独臂用劲，又要顾着那妇人，他左突右冲，累得一身是汗，终杀不出重围，李端察儿心慌，欲要释却那妇人竭力死战，又觉得舍不得。看看围的越逼越近，四面都高叫着：“强盗授首！”李端察儿仰天叹道：“我难道今天死在此地吗？”

正在危急万分，猛听得喊声震天，慕尔村人民纷纷倒退，却见一支生力人马，望着西边正面直冲杀进来，李端察儿精神抖擞，并力杀将出去。里外夹攻，把慕尔村民一阵杀退。李端察儿见前面的勇士带来百来个壮丁，杀得很为厉害。仔细一照却不是别个，乃是自己的兄弟哈搭吉。其时，哈搭吉杀了半晌，回过头来问李端察儿道：“古讷特什么地方去了？你手搀着的女子又是谁人？”勃端察儿答道：“女子是我抢来的，古讷特却不曾看见。”哈搭吉大怒道：“你去强抢了人家的女子，闯下大祸来，将古讷特陷死了，还有颜面回家来呢！咱们今天非同去寻着了古讷特，你也休想躲避得过。”哈搭吉说罢，逼着李端察儿去寻古讷特。李端察儿素来知道哈搭吉的脾气，倘违拗了他势必两下里火并。因敷衍着他道：“兄弟！你且莫性急，古讷特是决不会遇害的。我们休息一会，再去找寻不迟哩。”哈搭吉大叫道：“谁是你的兄弟？你是咱母亲的私生子，又不是咱们的亲手足，怪道你忍心把古讷特害死了！”李端察儿听了，不禁脸儿一红，大怒道：“你诬蔑我是私生子，你却是谁养的呢！”哈搭吉也怒道：“难道不成咱是私生子么？不要多讲了，你既害了古讷特，咱就先杀你的淫妇。”说罢便一刀望着那妇人砍去，那妇人急忙闪躲着，伸手来挡着刀时，已把一只指头砍下来，那妇人便坐倒在地。李端察儿怒不可遏，举起手中的剑向哈搭吉似雨点般砍来。哈搭吉叫声来得好，也舞刀相迎，两人一来一往，在平地上斗了起来。

正厮拼着，忽见那边一个人飞奔地走来，口里高叫道：“二位哥哥不要自打自，快快杀追兵呀！”李端察儿和哈搭吉听了，大家停了手看时，只见古讷特气急败坏地奔来，后面慕尔村人飞也似地追着。看看追到，马塞巴一马当先，捻着一枝钢枪，向古讷特便刺。古讷特慌忙避过，这里哈搭吉早大踏步上去迎战。那面纥里也舞起双锤来帮助马塞巴。李端察儿见了，便仗刀来战纥里。四个人两个骑马，两个步战，似风车般地厮杀着，把慕尔村和豁秃里的人民看得呆了。

这时古讷特也去找了一把刀，飞身前来助战，五个人杀得难解难分。那边慕尔村人民后队已经赶到，大众发一声喊，一齐冲杀上来。豁秃里的壮丁正待上去，李端察儿杀得性起，便大吼一声，挥剑把纥里砍落马下。马塞巴心慌，拨转马头便走。许多民丁见主将败走，也纷纷各自逃命。哈搭吉和古讷特领着壮丁，趁热大杀一阵，那些慕尔村人民只恨爷娘生的脚短，逃得慢的都吃哈搭吉砍倒了。这一场血战，将慕尔村人民杀伤了大半。哈搭吉望着古讷特说道：“咱们乘胜索性杀入村中，去掳掠他一个爽快！”古讷特

